

劉 暢

內功心法

班中一男生口不擇言，不管壯男或美女，都待以鄙俗，嬉皮笑臉，輕佻浮躁。配合一身衫長褲短棒球帽的「滑板仔」打扮，褲襠好比維多利亞港，水深港闊，堪可同時停泊八艘雙魚星號。管他與學部主管老師面談，唾沫和軀體亦不停扮演鬢海和浪，洶湧澎湃，左搖右擺。一副無可無不可的無賴態度，常自詡是個從事貿易生意的人——出口商（傷）人。

倒是這名豁達的出口傷人，大家都因其好玩性格，以及深諳他的話像大部份議員的候選政綱般，只是過眼雲煙，都不會當真，而喜歡與他打渾嬉笑，慢慢的更將這「滋事份子」視作團體活動的中堅。

武俠小說中各派高手，要使出門下招式，必須同時修練自家的內功心法，以剛配剛，以柔配柔。正如硬橋硬馬的喬峰練不到至陰至柔的玉女心經，鬚笑生姿的東方不敗亦打不出剛猛強勁的降龍十八掌。都想，有怎樣的言行，必定有怎樣的思想，永宥於「我手寫我口」般思言一致的想法。男生正是個反面例子。

表面莽撞的男生，其實心細如塵。他可以在步大力雄誤碎女同學筆筒蓋的當場，頭也不回，面無咎色，卻暗自穿梭港九各大小擠滿大象襪小腿的精品店，苦尋相同的卡通原子筆，以作賠償。他衣著隨便簡單，細心觀察，卻發現每件T恤袖口也留下深深的熨痕。他快人快語，直抒胸臆，卻從不心邪手多，攻擊別人的忌諱。

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物理學家阿瑟·埃丁頓爵士說過一個故事，一位藝術家拿鬚一塊雲石說：「這裡面藏鬚一個人的半身像。」我們表示不相信。他說：「那就讓我證明給你們看吧。」於是他拿 錘子、鑿子，叮叮噹噹，苦心經營，結果將雲石雕鑿成栩栩如生的半身人像。這到底證明了藝術家的話沒有？那個半身像是不是真的隱藏在雲石之內，藝術家只是用錘和鑿給我們呈現出來？抑或雲石內壓根兒就沒有什麼人像，只是雕刻的人用他的技巧把塑像創造出來呢？

面具又究竟是別人自行套在面上，還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？

《輕輕鬆鬆看醫生》中記鬚區樂民醫生向病人說的一個故事。少女甲和少女乙是一對好朋友，一天，她們打算到樹林比賽捉蝴蝶，看誰先捉到又大又美麗的蝴蝶。不久，少女甲在花叢裡發現一隻足有手掌般大的蝴蝶，黑彩亮麗，好不容易才把牠捕捉。另一位少女十分羨慕她。少女甲滿懷高興，打算回家將收穫告訴父親，再把「戰利品」帶回學校，威風一下。

她興高采烈地將獵物拿出來，問父親：「爸爸，你看看，這是不是很大隻？」，「是，的確很大隻；但這……這是隻飛蛾啊。」

少女甲頓時感到十分憤怒，被騙的感覺油然而生。她一股腦兒把那「蝴蝶」撕成粉碎。

可憐那飛蛾，牠由始到終也沒說過自己是隻蝴蝶，便得化成碎片了。